

艺术涂抹

[美]加登纳著

兰金仁
高金利 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艺术涂料

艺术涂料
质感漆
乳胶漆



中国驰名商标

艺术涂抹

——论儿童绘画的意义

[美] H·加登纳 著
兰金仁 高金利 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涂抹／(美)加登纳著；兰金仁译.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1
ISBN 7-5044-2838-8

I . 艺… II . ①加… ②兰… III . 绘画-儿童教育-研究
IV . G6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9705号

艺术涂抹
——论儿童绘画的意义

[美] H·加登纳 著
兰金仁 高金利 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区报国寺 1 号

邮政编码：10005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

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60千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册

ISBN 7-5044-2838-8/J·22

定 价：9.50 元

译 者 序

当家长们对学校教育缺乏信心的时候，往往便驱使自己的孩子去接受艺术训练，到艺术领域中去“望子成龙”。然而带着这样受迫的动机或利害关系而进入艺术领地的人，成功者实在是寥若晨星。

艺术与体育一样，其成就不单单靠“苦练”便能够奏效。传统中国教学方式中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所获得的成就是仅相对于急情者而言的，如果大家都来“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么天秤的一端便必然会向那些“聪明”一些的个体倾去。因此，从最一般的道理上说，艺术与体育的实践活动都是需要智能的。

然而这种智能的发展情形如何，它是以什么样的迹象出现的呢？从儿童期的整个儿发展过程来看，随着儿童三个发展系统（制作系统、知觉系统与感受系统）的日趋完善，随着他与艺术（绘画、音乐或文学活动）的不断缠结，他在某个方面的艺术能力便会显现出来。譬如文学，当一个儿童神迷于语言本身，并在对语言的不断试验中产生无穷的乐趣时，便会突出地表现出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音乐智能、语言智能以及造型艺术领域中所必不可少的空间智能，其发展过程都有其特定的轨迹。如果对这一轨迹具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断通过艺术训练而使儿童在成长的特定阶段充分发挥其潜力，那便不仅能培养、发掘出艺术天才，而且还能促进那些即便将来不从事艺术活动的儿童的智能的发挥。换言之，倘若儿童的终极成就不在绘画领域，而在其它领域，那也会因早期空间智能的培养而使之在空间思维方面（制图能力、造型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等）有长足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其

将来的生活中将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本书所探讨的正是绘画领域中儿童发展的轨迹，同时作者在造型艺术能力之培养方面就某些认识问题而展开了试验研究。

当幼儿尚未进入语言领域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只要条件许可）进入到绘画领域中去了。幼儿初次握笔只是为这种握笔的感觉所吸引，他用笔尖往纸上乱戳，当戳出印迹时便快乐地发出某种声音，为自己在纸上产生的效应而感到高兴。接着便用肘部作为支点，在纸上涂抹，他们的涂抹虽然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其中的式样却有某种一致性。当幼儿能够画圆圈、画十字、画所谓“曼达拉”图形的时候，便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他进而便能画几何形状了。儿童利用这些几何形状去画太阳、房子、人（最初的人画出来象蝌蚪，所以叫蝌蚪人），等等。5岁幼儿的画中能体现大量的潜在因素。从主题上看，这种画体现了幼儿以其自己的方式探索其意识中占重要地位的主题和性向；从形式角度看，这种绘画能体现儿童空间安排方面的知识的增长。然而在整个儿这段涂抹时期，幼儿的绘画活动都并非围绕再现而进行的。他们所画的东西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由于他们尚不能用语言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便常常无视其参照对象的实际情形而把自己的愿望、好恶等等一古脑儿体现到自己的绘画产品中去。所以学前阶段被认为是儿童创造力的繁茂阶段。儿童在这一阶段没有任何文化方面的包袱，他们不受传统、规则等因素的限制，不怕被人耻笑（当然，周围环境往往都以鼓励的态度对待其试验活动。这种现象在语言中亦很常见：当儿童的语言试验充满着许多不规范现象时，人们大都略去这些不规范之处而看到他们的隐喻才能，并为这些才能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因此，人们从幼儿绘画中往往能看到成人艺术家所达不到的一种美的境界，它们常能使人想起现代画派的某些作品。然而这种美的境界与成人艺术大师（象毕加索、克莱）所达到的那种境界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这是个十分迷人的话题，它使人想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当要求一

位脱离了哺乳期的儿童或成人去复现婴儿的吸奶式样时，他们往往便力不从心了。所以毕加索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曾经能象拉斐尔那样作画，但我却花了毕生的时间去学会象儿童那样作画。”

确实，有些好的儿童画儿与现代绘画大师的画儿十分相近，其相近的程度甚至诱使人们在幼儿艺术家与艺术大师之间划上等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学前儿童与艺术大师之间毕竟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学前儿童尚不具备控制、规划、组织等成人艺术家必备的能力。当学前儿童成长到学龄期阶段之后（一般到小学三、四年级以后），一切都变了。他们会自动地放弃原先那种迷人的画法，走上了写实主义的道路。很奇怪，幼儿在学龄前可以对歌唱式样、语言式样、绘画式样进行自由自在的试验与戏耍，而一旦进入了学龄期中期，一旦经过学校环境的熏陶之后便羞于进行这样的试验了。他们唱歌唱到一半的时候便不安地问：我唱得对吗？画画儿画到一半的时候便问问旁边的人，这画得象不象？语言方面也同样如此，他们为自己所出现的不规范现象而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先前那种富有魅力的造型表现形式不见了，代之以平庸而拙劣的写实主义图解式样。

不论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是大脑发展的结果呢，抑或是文化侵入的结果，它毕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一个普遍事实，就连天才画家都不能幸免。儿童9、10岁以后一般都产生了对准确性的强烈要求，所以多数儿童便不象以往那么热爱画画儿了。如果说儿童在这以前的画画儿活动是出于交流的需要，那么由于他们已日益对语言有了较为精确的掌握，所以他们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手段很自然便会转向了语言。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而已。对于这种现象，同样还有其它的解释方式，比如，有人认为，那些让我们感到愉快的绘画成就也许不过是一些愉快的事件而已，它们是儿童无意中创作出来的东西，若要他们重新创作一遍，他们便创作不出来。因此，当儿童稍大一些之后，他们很自然便因为控制能力的增加而转向了写实主义绘画方式。然而加登纳在本书中

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证明早期儿童的这些活动确实是创造性活动。这段论证出现在本书第五章“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绘画”中。

那么，在确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儿童的绘画阶段是其绘画创作的黄金时期之后，教师与家长们便应在这个时期消退之前尽量地去维持和滋润它，使儿童的创造力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它真正象细心的园丁的工作一样，渗透着对于教育对象的爱，渗透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个性的尊重。然而带讽刺意味的是，在艺术（音乐、绘画、文学等）方面带有活泼的创造力的童男童女们一旦进入了校门之后，便会反复受到来自文化环境的无数次的践踏，直至最后他们完全变成了教鞭下的奴隶为止。（德国美学家迈克斯·德索曾告诫过我们，学校教育中让学生为无用的知识而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这是一种悖谬的现象，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现象。

这里，绘画方面存在着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儿童绘画训练中究竟需不需要临摹、写生、记忆画与素描（亦即“复现”）这样的实践活动呢？当然，按照上述说法，写实主义倾向的出现也即是创造力繁茂时期的消退，所以若想维持创造力的黄金时期，就得推迟或消除写实主义的到来。但有人不同意这种作法，教育家布伦特·威尔逊和马加奥理·威尔逊便热烈地维护着绘画训练中复现活动的地位。他们认为，复现（不仅仅是再现自然物）是天才艺术家掌握技能的主要手段。因为儿童进入学龄期之后，光靠自身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再获得什么进展了，他们十分需要教师的指导。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儿童日益受其周围环境的裹挟，他们逃不脱环境的引诱与压力，所以即便他们主观上想继续其原有的创作性画画方式，那也是完全做不到的。我们从加登纳的论述看来，他也是同意这一主张的。他认为，儿童如能在小学读书期间便具备准确的再现能力，那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现象。而复现活动则是达到这种技能的最明显的手段。当然，不同指导者对儿童施予的压力是不同的，而即便在没有指导者的情况下，儿童也

会独个儿去进行这种活动，这实际上正是儿童中期阶段的一个普遍现象。当没有学习条件时，他们会转向连环画、广告、商标、图片等等，从模仿活动中寻求乐趣。然而天才儿童则因有极强的运算能力而以极快的速度在早期便通过了这一阶段。所以，当他们进入学龄阶段之后便有了充分的选择自由，他们随时能从自己的范例中去选取有用的范例，能对媒介本身进行更加个人化的探索。我们从毕加索与克莱的发展过程中便能了解到天才艺术家的一条发展线索。当他们到十多岁时，尽管其绘画中出现了印象主义和前印象主义，但他们仍在画着高度现实主义的绘画，他们能画得象美术明信片那么逼真、准确。但过了一些时候，他们便开始临摹成名大师的作品了。他们临摹时常常模仿别人的风格（不论该作品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但那种对准确性的要求则仍然能十分强烈地体现出他们的写实主义倾向。只有当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才开始出现自己个人的造型手段（开始时只是他们所最喜爱的别人的风格的混合）。这样，又经过若干年之后，才形成了他们自己现在所被公认了的表现风格。关于临摹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观点，不过他谈的不是绘画，而是思想。他说：“我每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就拿定主意，完全接受并遵从作者本人的思想，既不掺入我自己的或他人的见解，也不和作者争论。”……“有几年功夫，我只是作者怎样想自己就怎样想，可以说从不进行思考，也几乎不进行推理。几年过后我就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足以使我独立思考，而无须求助于他人了。”（引自《忏悔录》）。这说明在哲学、文学方面也与绘画一样，独创来自于吸收。

环境对于将成为艺术家的儿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优越的成长环境将能加速儿童各个阶段的发展。因此，绘画艺术家的形成也与其它领域的成功者一样，往往与社会环境的价值取向、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优越的环境，一般是指儿童在其中能得到自然发展的机会的那种环境（象莫扎特的儿童时代那样），儿童

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艺术活动是一种最自然而然的活动，自己所干的事也就是一个人所必然要干的事。所谓不好的环境、不利于儿童艺术成长的环境并不一定是带敌意的环境，而往往是不理解的环境，或者干脆就是对儿童艺术能力的成长抱无所谓态度的环境。拿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知识分子读书的唯一目标便是作官，不能作官的知识分子不论在科技、艺术方面有何等的造诣都得不到环境的尊重。所以，这样的环境就不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有利环境。

如果在绘画实践中有发展前途的儿童不具备有利的家庭条件，那么发现他们、培养他的任务便落在了教师的肩上。要让那些处于不利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的儿童艺术家坚持下来，确实需要教师们付出极大的心血，为他们提供各种积极因素，比如，鼓励他们参加竞赛；提高他们从事艺术活动的快乐感；引导他们尽快地获得其基本技能等等。此外，有天赋的儿童艺术家常因在其它方面（人格方面、学校教育的成绩方面、体育运动方面）表现平庸而受到人们的歧视，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儿童绘画的培养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难点，那就是，我们应怎样去发现人才。从传统来说，人们都以儿童绘画的写实程度来判断其才能的高低，画得象与不象便是判断儿童绘画才能的标准。然而二十世纪现代派的绘画都不是以写实为标准的，所以很难再延用这一标准了。那么如果说，作品的优美程度便是判断标准行不行呢？这也不行。因为这本身便缺乏一种判断准则，同一个作品可能会遇到大相径庭的态度。而且，偶然作成的东西也可能会产生优美的印象。这里，本书的作者引用了另一位学者尼尔森·古德曼的研究成果，认为，比较可靠的判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看作品中对于美的符号的特质的体现程度如何，也就是表现力的程度如何。如果儿童能在其画中体现诸如“活泼”、“悲哀”、“愤怒”或“有力”，那就说明该儿童具有创作艺术品的迹象。另一种是看其作品中的充实性如何。也就是说，如果儿童能够调动

自己对于媒介的知识（比如象线条、明暗、厚度等等）而为达到某种效果服务，那也能说明他具有绘画才能。如果根据这样两条准则去判断，那我们便能有效地去发现那些具有绘画天赋的儿童了。

我国现存的教育制度虽有数不清的弊端，然而有一点是西方学者们所赞许的：我们在小学开设了绘画课。这种绘画课为儿童安排了一个情感表现的机会。儿童在适当的环境中常能表现出使成人艺术家相形见拙的想象与创造。尽管普通儿童在写实方面达不到很高的标准，但他们的自我表现则是十分突出的。这种自我表现应当受到爱护、尊重与滋润，因为它就象童贞一样珍贵。

H·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智能的结构》中以其对艺术的深刻洞察力而把发展心理学与各门艺术中儿童的成长过程相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儿童发展过程中艺术的作用，看到美育的作用。而这里，又用了一整本专著论述了绘画活动与儿童成长的关系，同时，从这部著作中还能看到对儿童绘画训练所应有的正确态度与方法，看到了天才艺术家成长的过程。因此，不论从哪种角度来说，它都必然会成为从事儿童培养的（家长、教师及绘画训练者）人们所感到有用的一个指南。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作者H·加登纳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译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们指正。

兰金仁 1989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 引论：儿童绘画所引起的思考 (1)

第二章

- 儿童最初的涂抹 (21)

- 插叙之一：涂抹的发展进程 (29)

第三章

- 形式的罗曼丝 (45)

第四章

- 蝌蚪人阶段 (65)

- 插叙之二：通向玩具房的步骤 (89)

第五章

- 作为艺术品的儿童绘画 (109)

第六章

- 走向现实主义 (163)

第七章

- 关于要不要复现的问题 (191)

- 插叙之三：艺术人物的形成 (226)

第八章

- 关于人格方面的看法 (245)

- 插叙之四：青春期儿童艺术家的画 (274)

第九章

- 绘画艺术的发展问题 (293)

第一章

引论：儿童绘画所引起的思考

一两百年以前，很少有人会想到（更甭说认真考虑过）写一部关于儿童绘画的书。若认为儿童这些幼稚的图画应加以仔细地推敲或应将其视为艺术作品，那么仅仅是这种提法本身都会被人们认为是荒唐的。那时候，人们并不认为儿童期是一个重要的成长阶段，所以，儿童期的儿童所从事的活动也便不被看作是学术研究的课题了。此外，认为儿童作品是美的或有趣的任何看法都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接受。一个珍视英格里德·米勒和康斯特布尔的现实主义画作的社会是不会去关心儿童们的那些胡涂乱抹的。

现在看来，我们的前辈似乎看不到儿童绘画的迷人之处，或者说，至少，他们在评估儿童画的意义方面目力是不够的。请考虑下面我们提供的这一组作品与艺术史的重要流派之间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吧。这里第一幅是丹尼画的，画中把相互有联系的纸的细条放置在一起，（见图 1），其轮廓分明的棱角构成了各种互成比例的空间及三位一体的方块。看了这幅画便会使人想起西奥·凡·多斯伯格（见图 2）和凯茨米尔·梅里维希所画的那些抽象派图形画。凯西画那幅出色的水彩画只花了 15 分钟的时间（见图 3），其熟练的笔触、生动的主色调以及火一般的暴烈性，使人想起了杰克逊·波洛克及其他表现派的画作。

而妥玛斯画的这幅简单的人像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图 4）。这幅画以其欢快、活泼及嬉戏的特征而与那些二十世纪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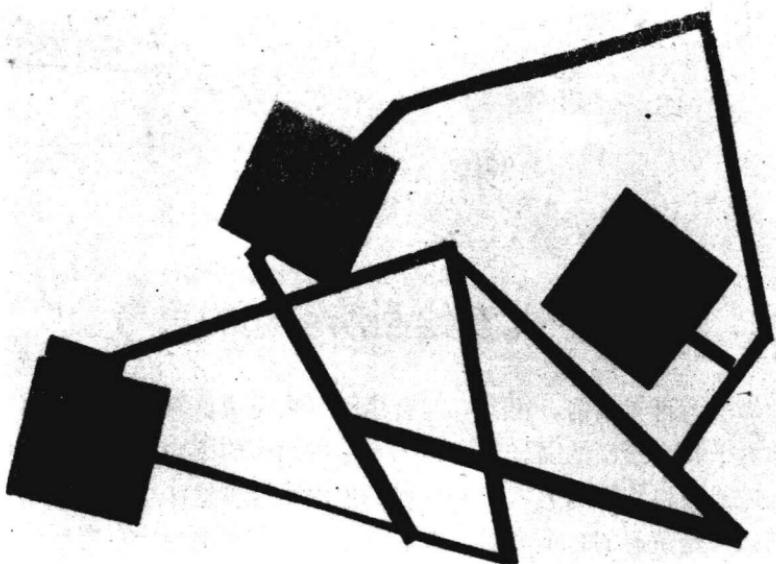


图 1

家，如朱洛、毕加索和克莱（克莱的画作见图 5）的“童贞般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是有联系的。同样，娜底娅所画的这幅骑士图（见图 6）以其准确的线条、比例及鲜明的动态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如保罗·尤赛罗的画作（见图 7）所体现的风格相类似。这种作品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与大量不同的学派、阶段、风格及艺术大师们产生了共鸣。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孩子们画的，这些孩子还都不到 7 周岁呢。

现在，儿童画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但是这些儿童作画时的现象则是更迷人的。两岁的孩子抓起一支粉笔在其遇到的任何东西的表面上起劲地涂抹着。3 岁的孩子则画出大量不同的几何形状，其中包括谜一般的曼达拉^①形状——把一个十字形置于圆圈式方块之中。四、五岁的孩子则在再现对象方面进行不停

^① Mandala，象征佛教中沉思冥想的一种标记，这里指的是幼儿涂抹时的基本形状。——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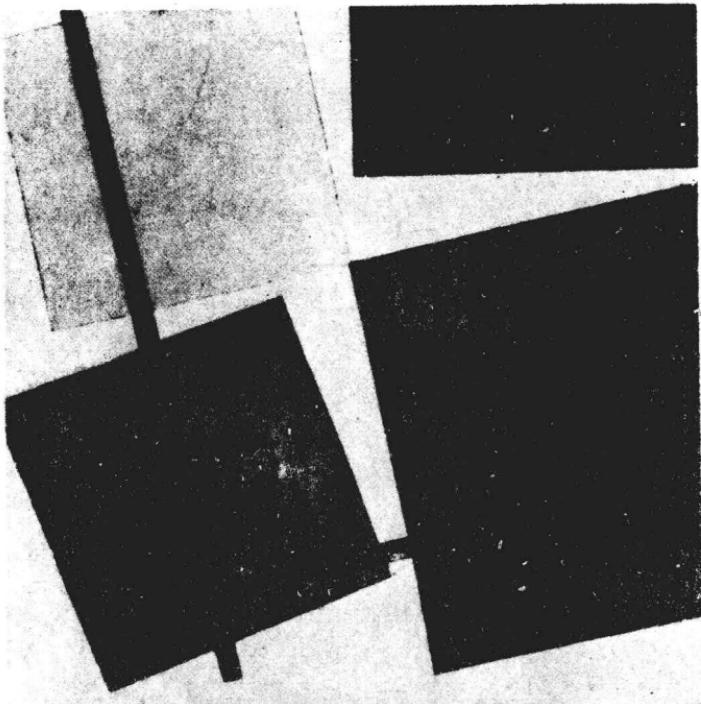


图 2

的创造与再创造。他们常常反映熟悉的实体，就象年幼的制图员从远处、从各种不同的背景中去反映这些实体一样。学龄儿童的画儿常常是他们最杰出的创作。这些画儿生机勃勃，表现力强，体现出对形式的牢牢控制和突出的美。实际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童绘画经历了他们自身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仿佛他们刚刚脱离了襁褓的幼儿自身，又开始创造起自己的后代一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存在着标记、形式、对象、场景及幼稚的艺术作品。谁也没有去教这些孩子们如何去干——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正常的按其自己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幼儿似乎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如果无视儿童们亲手创造的



图 3

这些产品或忽略由任何地方的儿童所制作的对象，那么我们便会把这种作法当成是无知（若不是拙劣的怠慢）的表现。

然而，儿童绘画的生命循环又形成了许多恼人而有趣的问题。有一组问题涉及到构成儿童绘画的因素与形状的问题及儿童期绘画的进程问题。我们进而便会考虑，象图 1、3、4 和图 6 中的特征究竟是每一个儿童在绘画时的特征呢，还是那些少数有异常天才的儿童所独有的呢？于是我们又对这种作品的根源进行挖掘：这些作品是熟练的临摹吗？是教师指导的结果，还是反映了自然展开的过程呢？它们是快乐的事件呢，还是小心规划的结果呢？接



图 4

着我们又对其前事产生了兴趣：它们经历了较长而艰苦的脑力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呢，还是作为“现成的”而出现的——“前定的”手与脑的产物——呢？同时，我们又会进一步对这些儿童艺术家的命运进行思索：这样的儿童会不会制作更有趣的作品，那种不仅迷人而且有启发意义的作品呢？或者，当这些儿童们发现了更适合表达其情感、信念与思想的媒介时，他们绘画的兴趣是不是便会衰退下去呢？总之，当对这些画儿核实一番之后，便会诱发一个发展学上对儿童绘画的发源与命运进行沉思的清醒的时代。

我们对那些引起儿童绘画的因素发生了兴趣，同时又有许多人开始在思索这些绘画的根本长处与意义了。我们究竟应不应当把这些作品看成是真正的艺术品，看成是那种值得与尤赛罗、蒙